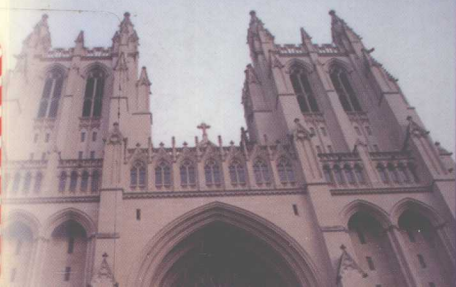


吴孟庆◎著

东来紫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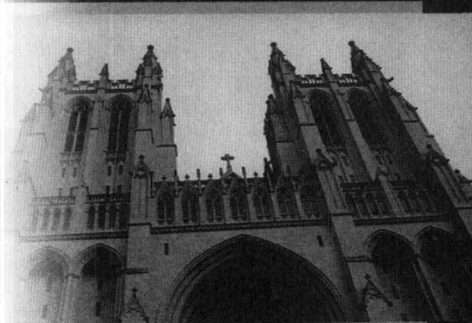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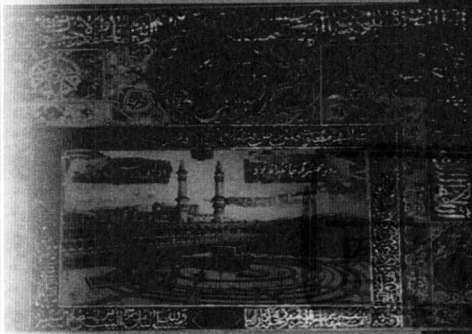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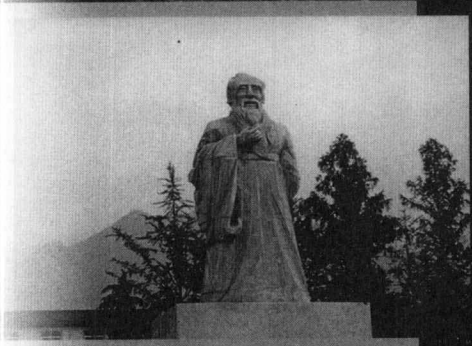
——
宗教散文随笔




吴孟庆◎著

东来紫气

——
宗教散文随笔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来紫气/吴孟庆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7
ISBN 7-80676-651-0

I. 东... II. 吴... III. 宗教-工作-中国-文集
IV. D63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7796 号

东来紫气——宗教散文随笔

作 者 / 吴孟庆

责任编辑 / 甘 棠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40 1/16

字 数 / 240 千

印 张 / 18.5

印 数 / 1—5 100

ISBN 7-80676-651-0/I·122

定价: 26.00 元

序

1991年春,我从市委办公厅调市宗教事务局工作。市委书记对我说,宗教是很深的学问,希望你能钻进去成为专家。他告诉我,他平时也看有关宗教的书,并常到宗教场所,与宗教人士交谈。这给了我鼓励和鞭策。

十多年过去了,我虽然未能成为宗教专家,但有一点是做到了,就是在从事宗教工作的同时,勤于学习思考,广泛涉猎,力求使自己变成内行。记得我到宗教局报到前,找了些文件资料来阅读。那时读《圣经》非常吃力,感觉似懂非懂,是下了决心才读完的。后来在实际工作中接触了天主教、基督教,才逐步加深对圣经的认识和理解。我庆幸自己能有机会与博杂深厚的宗教打交道,登堂入室,探奥索隐,有“得其所哉”的快意。但另一方面,面对无比深广的宗教知识海洋,又不免望洋兴叹,深感个人的渺小和才力的有限。天、基、佛、道、伊五大宗教,还有民间宗教、新兴宗教、国外其他宗教,每一种宗教都是一门学问,这还主要从文化层面讲,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和宗教工作的复杂性,通过实际工作更有了深切体验。好在多年来同志们朋友们给了我诸多鼓励、信任和支持。这是聊以自慰的。

十多年来,根据形势任务,我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党

的宗教政策,结合工作写了一些文章。其中论文与散文大约各占一半。近年来散文写得更多些。这些散文,有的是刊物约稿或投稿,有的是会议发言材料,还有的是资料积累或随手做的笔记。因为文章用途不一,体例也就不大一致。所写题材带有随意性,谈不上系统和全面。写法上较多采用夹叙夹议,也许是寻求稳妥的不经意选择吧。除个别篇章外,基本上都在报刊发表过。散文比较好读,语境相对宽松,读者面会广一点。因此将所写散文汇编,又选了几篇介于论文和散文之间的随笔杂感,附上一些照片,凑成一集。个人的见解、心得,难免失之肤浅、失之偏颇甚至有错误的地方,尤其是某些自己尚不熟悉的领域。还望读者诸君指正。

以文会友。谨向从事宗教工作的同行和宗教界的朋友们问候致意。但愿它能给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带来些许助益。

作者

目 录

1 序

访问采风

- 3 在佛祖诞生地
10 啊,老天主堂
17 从岳麓到南岳
23 欧洲的禅坐中心
28 湄洲岛上妈祖庙
32 武夷山麓的人文精神
37 阅读龙虎山
44 武当探奇
49 平遥两寺
53 上海最早的寺庙
59 寻访欧黑尔·雪切尔
64 叩开法源寺历史之门
69 喀什清真寺
75 火焰山下

- 84 消逝的土山湾
90 青州神韵
96 运城关帝庙
103 梵净之光
109 天台雄风
115 宜兴溶洞
120 采访圣乐
125 慈济的魅力
130 老子故里行

人物观照

- 139 爱国者 宗教领袖 铮友
——纪念吴耀宗先生、张家树主教和圆瑛法师
144 半个多世纪中国天主教的见证
——访陆薇读先生
152 杨士达风范
157 佛门龙象 忠厚长者
——缅怀明旸法师
162 做有道之士
167 战士本色
——记老宗教工作干部陈一鸣
171 与时俱进开新篇
——访陈广元阿訇
176 吴老居士
182 洋和尚照空小传
188 陆征祥其人其事

读书随想

- 197 东来紫气
202 禅意朦胧
208 五台遐思
216 何以称义
221 教流绵延
 ——民间宗教断想
229 漫话新兴宗教
233 上海宗教古今谈
251 上海寺庙对联巡视
259 解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264 “宗教无小事”辨
268 确立“大宗教工作”概念
273 超然性与综合性
276 宗教工作随笔(五则)
276 “搭台”与“唱戏”
277 “奔小康”与“进天堂”
279 信与不信
280 阿 Q 心态要不得
282 “凝聚力”的联想

访问采风

在佛祖诞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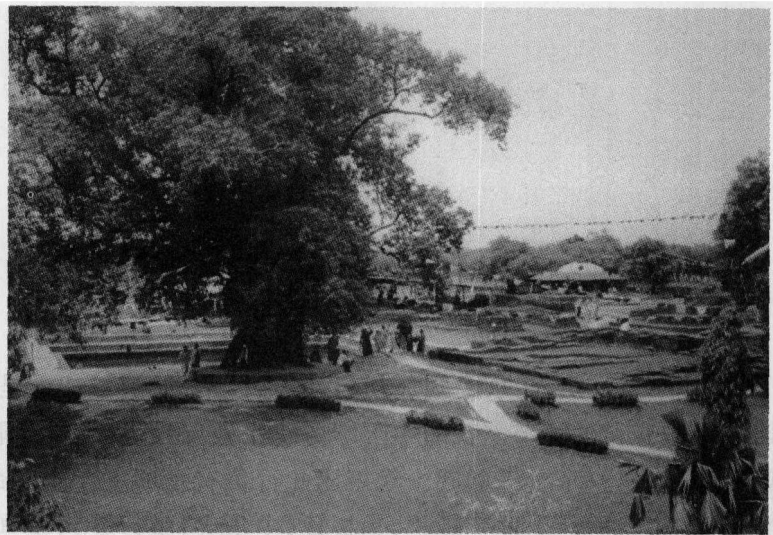
兰毗尼不再沉寂

1996年12月初,北京已朔风初起,寒意料峭,尼泊尔却正是绿树成荫、油菜花黄的时节。我随中国国务院宗教局代表团和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这个友好邻邦。代表团此行负有一项庄严的使命:在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兰毗尼,为援建《中华寺》举行签约和奠基仪式。这是已故班禅副委员长十年前访问尼泊尔时许下的宏愿,寺名则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定。

兰毗尼,风景优美的佛教圣地。它理应与麦加、耶路撒冷相提并论。但是,当全世界的穆斯林蜂拥至麦加朝觐时,当耶路撒冷成为家喻户晓的地名时,兰毗尼却显得冷冷清清,默默无闻。原因何在?我们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乘汽车到兰毗尼,三百多公里路程差不多用了一天时间,在简陋的宾馆里行装甫卸便挥蝇驱蚊,这时大家感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制约着兰毗尼走向世界。这同我们后来在泰国访问时的感觉霄壤不同。在泰国,我们看到金碧辉煌的寺院和流光溢彩的壁画,引来世界各地游人如织。在占地5000亩的曼谷法身寺,副住持谦恭而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他们将建造可容纳10万

人听经、底层可停泊 4 千辆汽车的大经堂。10 万人同时来听经打坐,吃、住加观光、购物、必将带动旅游事业和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为佛教在这个国家的振兴提供了物质条件。

尼泊尔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成立了“兰毗尼发展开发委员会”,年轻的秘书长宣称,一定要把兰毗尼开发、建设好,使它成为全世界佛教徒的朝圣地,促进兰毗尼的发展。



佛祖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

兰毗尼的沉默,同佛教在这个地区的命运分不开。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历史悠久。2 500 年前,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就诞生在这里,以后他在恒河流域传教,10 大弟子中有 5 个尼泊尔人。照理说,尼泊尔应是佛教盛行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尼泊尔与印度三面接壤,由于地缘的关系,尼泊尔统治者较早选择了印度教作为它的国教。巴坦故皇宫那令人赞叹的来自印度文明的建筑艺术群体,昭示印度教(前身为婆罗门教)同这个国家统治者的结合,并在历代国王扶持下发展的历史。随着异族穆斯林的侵入,佛教在印度一度灭绝,这同时也就注定了佛教今天在尼泊尔的式微。尼泊尔的佛教徒们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成立了“尼泊尔佛教复兴会”。这个组织

同中国佛教协会已有几十年友好交往,复兴会的负责人说,中尼两国一千多年的友谊是从佛教开始的,佛教诞生在尼泊尔,振兴在中国,中国佛教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佛教在尼泊尔曾有过辉煌的历史,那是在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阿育王前半生开疆拓域,杀人如麻,后半生皈依佛教,推行仁政。他是一位思想活跃的君主,喜欢巡游各地,对重要的人和事立柱敕令以志,有点像中国的乾隆皇帝喜欢作诗题字一般。这位阿育王到兰毗尼释迦牟尼诞生地也立了一根石柱,只是国祚不继,佛教衰落,石柱便长期埋没地下。沧海桑田,世事浮沉,石柱却保存下来了。一千多年前,我国东晋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都曾到过当时属迦毗罗卫国的兰毗尼。根据他们的记载,一百年前,考古学家发现了阿育王石柱,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佛祖诞生的准确地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石柱,灰黄色,圆形,高约7米,柱上刻有阿育王铭文。石柱的重见天日是流泽深远的大事。12月1日,在兰毗尼举行了隆重的阿育王石柱发现一百周年庆典。在政治家和佛教界领袖大声疾呼振兴兰毗尼、振兴佛教时,来自世界各国和尼泊尔各地的佛教徒们,在绿草如茵的原野和菩提树荫下,或虔诚祭祀或颂经弘法,场面热烈而壮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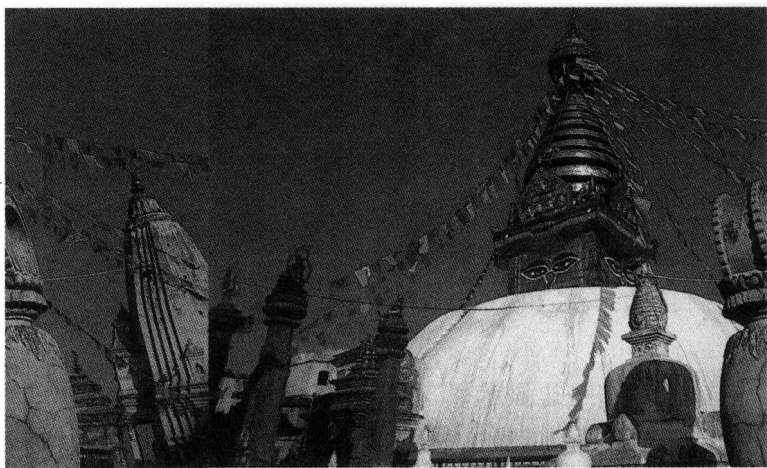
庆典结束后,《中华寺》的奠基典礼开始。我们看到,在荒草萋萋的基地周围,韩国的、日本的、越南的寺庙已开始兴建或已初具规模。这里是计划中的国际寺庙群。还有国际佛教研究中心、博物馆等建筑设计,几年后将蔚为大观。应国务院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之邀,尼泊尔文化大臣和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怀着对阿育王石柱高山仰止的认同,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的陪同下,赶来为《中华寺》挖土奠基。朗朗乾坤,体现了文明的和谐。几十位中国法师庄重地举行了佛教的洒净仪式,叩拜、捻香、唱诵、绕佛,如法如仪。周边围聚着看热闹的当地居民,赤裸着上身的孩子们尤其活跃,像过节一样快乐。承建《中华寺》的浙江某公司职工,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燃放鞭炮,声震长空的鞭炮声预告了兰毗尼从此将不再沉寂。

文殊的传说

佛教在尼泊尔盛行时，中国有许多僧人不远万里到印度、尼泊尔取经求法，在他们的著作里记载着尼泊尔人崇拜文殊和观音。文殊是智慧的化身，著名的斯瓦扬布佛塔传说就为文殊修建。佛塔原是供奉佛骨舍利的，建于两千年前，异族入侵遭到破坏后重建。崇拜舍利和建塔供奉舍利是佛教特有的现象。在尼泊尔，佛塔是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之一。在佛塔边往往有印度教的建筑。尼泊尔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他们在祭祀印度教的神祇后又去瞻仰佛塔朝拜佛和菩萨，并无严格的界限。在斯瓦扬布佛塔对面山上有一座文殊庙，留有文殊的“脚印”，那“脚印”历经两千多年仍深印在岩石上。春节时，家长们照例带孩子去朝拜，他们相信文殊菩萨会给孩子带来智慧，使其读书聪明，长有出息。马路边，一群群穿戴整齐的学生，也许大多去朝拜过文殊庙吧。

尼泊尔人认为，文殊是从中国去的。他在尼泊尔最伟大的业绩是治理加德满都河谷。那时的加德满都是一个湖泊，四面环山，宛如一个大盆子，由山水汇聚而成。湖中开满了色彩缤纷的莲花，鱼蛇为家，怪兽出没。人们至今仍可在耕地或施工时挖到黑土中的鱼、蛇遗骸。传说文殊在坐禅三天三夜后，参拜了斯瓦扬布神灵，受到大神的启示。此后，他制定计划，寻找水路，从这座山跑到那座山，用现代的话说，是经过实地考察，深入调查研究，最后来到纳希卡博山，用他的月光宝剑劈开山峦，排干谷地中的积水，使加德满都河谷成为富饶的盆地。我们参观了文殊劈山引水处，现在俗称“一刀砍”的地方，只见水从谷地潺潺流出，汇入恒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改造大自然的杰作。不过，传说中的“一刀”砍去了开山引流所需要的漫长岁月和众多人力，只留下了神力的张扬。文殊劈山引水的故事颇有中国“大禹治水”的韵味，只是更带神话色彩。据说在排干湖水的过程中，引起湖中的龙、蛇、怪兽的恐慌，他们要联合起来同文殊对抗。文殊请求蛇王原谅，并为他们另辟一个湖泊居住。蛇王接受了文殊

的请求。但有一个巨大的怪兽叫“切普”的,因为自己的样子长得十分难看而不愿让人看见,要求在人们不看见它的情况下离开。文殊答应了它的要求。就在“切普”刚露出水面时,文殊出于好奇,忍不住看了一眼。“切普”因为害羞和恐惧再次沉入水中。文殊因未履行诺言而请求“切普”原谅,并许诺,在今后尼泊尔所建庙宇拱门的重要部位,保留被文殊所看见的“切普”的部分形象以示纪念。我看到有的尼泊尔庙宇拱门或牌楼上部,果然有面目狰狞,口中叼着一个被双手掐住的似龙似蛇怪兽的形象,想必就是“切普”了。此后,文殊把加德满都谷地建成了一个适宜人们休养生息的城国。他在做完这些事后,再次参拜神灵,为解脱众生而祈祷,然后返回拉萨(一说五台山)。现在尼泊尔人在尼历每年十月初五这一天(又称春节,时间大体在中国春节前后),对文殊菩萨祈祷膜拜,相沿成习。文殊的故事在尼泊尔流传至今。文殊菩萨和尼泊尔春节已成为中、尼文化交往和友谊的象征。



尼泊尔巴顿佛塔

夜幕降临,我们驱车从加德满都市中心向建在山上的东山宾馆行驶,仿佛置身于一个硕大无比的圆球体中,只见四周山上的灯光和天穹隐现的星光连成一片,像无数佛的慧眼在闪烁。在尼泊尔,佛教建筑物上修长的佛眼同中国寺庙中的弥勒佛一样随处可见。弥勒佛

劝诫世人大肚能容、慈悲为怀，佛眼则阅尽人世悲苦，参透人生真谛，点化着纯朴的尼泊尔人的眼界和智慧。

永恒主题

8

在加德满都城郊，我们参观了印度教崇拜神湿婆圣地巴苏巴底那庙。这座始建于1500年前的庙宇原是婆罗门教圣地，位于恒河支流虎河边，按当地印度教的习惯，不信印度教的人一般不让进庙参观，因此，我们只是隔河相望。只见在寺庙前虎河边，建筑了四个平台，其中一个平台上架起约一米高的木头，一具人尸正在被焚烧，尸体的两条腿脚裸露在堆成方型的木头外，一壮汉不时捧些柴草往上添。一旁坐着几个年长者，表情漠然，偶尔交谈几句，也许他们经历过太多这样的劳作，已经“司空见惯浑闲事”了。河这边山丘上，有一座座砖砌的，底部直径约二三米的钟磬样的塔式建筑，里面都有一个圆形石盘，石盘中间突兀一圆柱体，好似磨盘中的轴。尼泊尔导游说，这些塔是后代为祭祖而造。据介绍，塔中的“磨盘”及“中轴”，乃男女生殖器的具象化。“中轴”称作“灵根”，顾名思义，是万物之灵的“根”，凝固着古代文化的质朴自然。生殖崇拜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中国象形文字中的“且”（即祖宗的“祖”字），和石盘上的“灵根”一样，朴拙中透出维妙维肖。在“一刀砍”附近一座规模较小的印度神庙里，有大小不一的几个“灵根”，倒上了类似朱砂的颜料，女信众用手指蘸着往自己的眉心和太阳穴点抹，她们只知道是吉祥物，会给自己带来好运。

一边象征生，一边显示死，在同一幅大自然的画面上，演绎着古老而永恒的主题。印度教有三大主神：创造之神、保护之神和毁灭之神。湿婆即是毁灭之神。但印度教认为毁灭与再生互为因果，信徒们相信人生轮回之说。我们看到，在烟尘缭绕的虎河边，妇女们赤脚在河中洗濯衣物，小孩子们牵着牛在堤上慢慢行走，平台旁的老者继续着他们的交谈……一切是那样安宁，人们都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沉着。

回到旅馆，打开电视，荧屏上仍在表演载歌载舞、男欢女爱的节目，那扭动的腰肢，抖动的胸脯，是生命的旋律和赞歌。如果说崇拜“灵根”就是崇拜创造之神——它创造了生命，那么，从生到死，漫长的中间环节是爱情、繁衍，是青春的勃发和挥洒。人们希望得到神的保护，于是出现了毗瑟奴保护神。在教徒们看来，“创造”、“保护”、“毁灭”“三位一体”的神，主宰着世界和人生。这使我想起不久前在西藏某大寺庙看到学生喇嘛的辩经，辩题中就有“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是否是永恒的”等问题。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也曾把这些问题作过无数次烦琐的论辩。答案并非明白无误，只是表明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不断探索，留下了可供思辨的材料。

在从虎河边乘车去兰毗尼的山路上，我们碰见一支吹奏着乐器开路的队伍，由四个人抬着一白布担架，上面露出丛丛鲜花，担架前还有一人手舞足蹈。有人说是跳舞表示喜庆，有人说是跳神驱魔禳灾，有人说这是送葬队伍，抬的是遗体，有人说这是迎亲队伍，抬的是嫁妆。莫衷一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访问、寻觅，徒然留下了许多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啊，生与死、灵与肉、此岸与彼岸、天国与人世等决然对立又紧密相连的命题，不正是宗教孜孜求解的永恒主题吗？从远古到今天，宗教积淀为一种文化。尼泊尔保留着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

(1997年1月)